

甲集一

漢魏六朝

舊



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舊小說敘

自余居滬上五年四方有志之士間有就商古文之業者余因取秦漢以來迄於近代凡得文七百餘篇名之曰古今文範中多以意謬言昔人悉心營構之迹一一爲疏別其異同而比附其得失爲說甚具然猶慮人多苦其難而不肯竟學大凡立教之道要於使人從欲從之便莫若使人心歆其趣夫口說三古之書手摹六經之旨作爲文章垂示後世意非不美也然而聽者或惛然不可終日試與述委巷之叢談道故家之軼事方四座欣然惟恐其詞之畢也則夫論文之要其不欲抗之太高者道亦如此矣竊以說部之書託體較卑上不得躋於經史之列又其中出於寓言者十之八九故爲考據家之所不及至於張皇鬼神之狀婉孌兒女之私彼夫道學先生相戒不以寓目而余竊以闢古文之祕者莫此爲近徒觀其敘事之妙控顛引末首尾畢具而間及一二可歌可泣之事神情意態落楮文生使讀者悽然以悲歡然以喜其感人之捷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雖以左馬復生亦當引爲入室弟子至如選詞卿雲之室檢字蒼雅之林使人味之而腴嗅之而芳按之而澤睨之而華彼娉陋之夫固不能道其一字其不可

以小道而忽之也亦已明矣使由此而上友周秦之通人下揖漢唐之作者其取徑以行而其收效固甚捷也祇以自古及今多至不可勝數遂使蘭艾叢生玉石雜糅識者病焉余以暇日無事輒取說部諸書伏而讀之凡得千有餘種擇其詞義兼善者合爲一書其不足觀者汰而去之大抵存者十之一二而棄者十之七八然猶裒然巨帙也蓋將以是爲學文之助云爾夫古文之異於小說者析理必從其精述故務求其實而至於引入人勝卒之不謬於道者則一而已矣余故備論之世有譏余老不自逸而終日用心於無益之舉者余惟有婉詞以謝之已耳庚戌十月侯官吳曾祺翊亭敘於滬上之涵芬樓

例言

一是集蒐羅說部諸書自漢魏六朝以迄近代都爲六集其中多世所罕見本佚文祕典往往而在蔚爲小說之大觀

一小說本自虞初見漢藝文志其書不傳若漢武內傳舊題班固撰文采繹麗詞旨恢詭斯小說之濫觴也厥後作者漸夥騁詞抽祕唐宋爲盛金元明諸家亦多可喜可愕之作近代如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尤爲別開生面故是集所收爲多

一是集宗旨爲學文之助而輯以小說引人之興味卽以古文示人之矩矱集中每於雜記之前選登各大家文者以此

一文則取其說理透闢有關風教者說則取其敘事明暢足資勸戒者至詞采之醖郁筆意之超卓尤爲摘華採藻者挹取不窮

一集中各書故實詞章家恆相引用其分采於各種類書者不一而足熟看是集尤足爲博洽之助

一是集不分事類而以時代先後爲次例如唐人而述漢事卽入於唐宋人而述唐事卽入於宋至撰者之先後不復再序以格於文在前記在後也

一選家凡遇古文不立題者或取首句爲題或取篇中緊要字爲題茲集所採各書有原本不標題者亦沿用此例

一小說家記載多有事同文異層見疊出者茲集各採各書或詳略互見或傳聞異辭均照原書彼此並存未便割愛然此等處雖正史亦有之如舊唐書列傳五十一既有王求禮一百三十七又有王求禮七十二既有楊朝晟九十四又有楊朝晟覈其事蹟實係一人元史遼史亦多此例

一小說家言自古虛實參半然同一異聞奇事有旣載於此復見於彼者當非全屬子虛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固不可以常理測也又况歷代之朝章國典土俗民風足資考證者不少尤未可以尋常小說目之

一文有非注不明者仍將原書小註錄入惟起訖用括弧闌格俾與正文不致牽混以清眉目

一文以篇計各標各題以便翻閱至雜記或取一二則或取十數則至百餘則不等茲但總舉書名不列子目

一各種雜記原書多不加圈茲集必詳分句讀以省閱者之力

一原書訛字逐一校正至僻典奇字悉仍其舊恐蹈金根車之誤不敢率易

一茲集就本圖書館所有各書蒐采而成惟查書目小說類尙不止此卽本館近今新得各小說尙有各種海內藏書家如有祕本可賜借鈔者本館極爲歡迎擬再行選刊以備舊小說續集



MG
I292
4

舊小說
總目錄

舊小說總目錄

甲集一	漢魏六朝
甲集二	漢魏六朝
乙集一	唐
乙集二	唐
乙集三	唐
乙集四	唐
乙集五	唐
乙集六	唐
丙集	五代

丁集一	宋
丁集二	宋
丁集三	宋
丁集四	宋
戊集一	金元明
戊集二	金元明
己集一	清
己集二	清
己集三	清
己集四	清
己集五	清



3 2167 9043 0

舊小說目錄

甲集 漢魏六朝

漢武帝內傳 班固
趙飛燕外傳 伶玄
吳女紫玉傳 趙晔
楚王鑄劍記 趙晔
雜事祕辛 無名氏
東方朔傳 郭憲
西王母傳 桓麟
太古蠶馬記 張儼
薛靈雲傳 王嘉
廐生瘞卹記 王嘉
天上玉女記 賈善翔
蘇娥訴冤記 干寶
東越祭蛇記 干寶
泰山生令記 司馬彪
秦嶽府君記 庾翼

頁數

一 八 二 三 三 六 八 九 一〇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三 二四

山陽死友傳 蔣濟

古墓斑狐記 郭頒

烏衣鬼軍記 李膺

夏侯鬼語記 孔暉

神僧傳 法顯

丁新婦傳 殷基

荆楚歲時記 宗懷

冥通記 陶弘景

古鏡記 王度

神異經 十五則 東方朔

海內十洲記 四則 東方朔

列仙傳 十八則 劉向

列女傳 四則 劉向

西京雜記 八則 劉歆

別國洞冥記 一則 郭憲

笑林 十則 邯鄲淳

列女傳 二則 皇甫謐

高士傳 十則 皇甫謐

二五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七

三〇

三一

三九

四〇

四五

四七

五〇

五六

五八

六〇

六〇

六二

六二

益都耆舊傳	二則	陳壽	六七	搜神後記	十四則	陶潛	一四〇
汝南先賢傳	五則	周斐	六七	述社高賢傳	四則	無名氏	一四四
楚國先賢傳	二則	張方	六八	抱朴子	四則	葛洪	一四九
文士傳	二則	張隱	六八	冥祥記	五則	王琰	一五〇
漢中士女志	十三則	常璩	六九	齊諧記	三則	東陽無疑	一五四
梓潼士女志	二則	常璩	七三	幽明錄	十七則	劉義慶	一五五
博物志	九則	張華	七三	世說新語	五十七則	劉義慶	一六一
列異傳	七則	張華	七五	襄陽耆舊傳	五則	習鑿齒	一七一
搜神記	二十六則	干寶	七七	異苑	七則	劉敬叔	一七二
南越記	一則	沈儼	八六	述異記	八則	任昉一作祖冲之	一七五
魏晉世語	二則	郭頒	八六	俗說	一則	沈約	一七七
裴子語林	十則	裴啓	八七	續齊諧記	九則	吳均	一七七
神仙傳	四十五則	葛洪	八八	真誥	二則	陶弘景	一八〇
郭玄	二則	郭澄	一二六	高僧傳	四則	釋慧皎	一八一
玄中記	一則	郭氏	一二六	洛陽伽藍記	十二則	楊街之	一八九
九江記	三則	何妥	一二七	還冤記	二十四則	顏之推	一九六
王子年拾遺記	十九則	王嘉	一二八				
拾遺名山記	八則	王嘉	一三六				

舊小說

甲集 漢魏六朝

漢武帝內傳

班固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廡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蔚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爲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悅習何書。爲朕言之。乃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

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卽位。好神僊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僊。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瑯宮玉女王子登也。乃爲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清齋不闕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都阿母。昔出配北燭僊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燼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覩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

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僊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僊。側近。鸞與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睟流盼。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繡襪。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璫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脩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眞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廚。眞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填牀。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僊桃七顆。大如鵝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璈。又命侍

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歌畢。王母曰。夫欲脩身。當營其氣。太僊眞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僊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僊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敕侍笈玉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修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囑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徹好

道。適來視之見微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臟不淳。關胃彭亨。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腫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僊才也。久在人間。實爲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悵悵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當命駕。先被太帝君敕。使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并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眞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

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廚。廚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就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微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焉。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爲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祠靈神。禱河川。亦爲勤矣。勤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恆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雖獲良鍼。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眞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仁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闕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遺茲五難。亦何爲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性。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濟冤。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恆爲陰德。救濟死厄。旦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放諸奢。從至儉。勤齋

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蟪蛄之窟。睿慮之靈。而詣狐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昂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玄都之墟。迎汝於昆閬之中。位以僊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墻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聖。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戰聖命。以爲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凝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言。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僊人。是故我發閭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僊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微不得復。

停。當今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何如。其無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微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僊。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祕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邱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崑陵以含靈。僊蓬邱以館真人。安水神於極陰之源。棲太帝於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爲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玄炎。長元流光。生鳳麟聚窟。各爲洲名。并在滄流大海玄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僊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視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

名。定實之號。書形祕於玄臺。而出爲靈真之信。諸僊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近。汝雖不正。然數訪僊澤。扣求不忘於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泄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籙。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今雖得其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遷隱地八術。丙丁入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咸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見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啓發。

弘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啓叩不已。王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眇邈。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玄隴。朔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祕言。不可傳泄於中僊。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火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十歲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文真人赤童所出傳之。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銜天道。此禁豈輕於傳耶。別勅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

五嶽眞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爲天僊之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神僊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眚之耳。至於教僊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眞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僊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眞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何能得成眞僊。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嶠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授書以來。并賢大女。卽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眞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授者同。青眞是環入火弟子。所受六甲。未聞是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敎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

告篇目者。意是啓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令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謹令知天眞之珍貴耳。非徒苟執銜泄天道。阿謬主臣。顧不罪焉。阿母眞形之貴。啓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卽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敎青眞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繡。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使奉絳河。攝南眞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敎。承阿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與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氣。霽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敎。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僊者。精誠志念。齋

戒思愆。輒除過一月。克已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握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繡。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玄寂清虛。明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在四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宇。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僊宮以青真小童爲號。其爲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玄鏡幽覽。才爲真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玄圃。治僊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

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藏於玄景之臺。子其寶祕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僊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刀斧。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刑而骸裂。蔽者官輦於來世。命周枉而卒。殘輕則鍾禍於父母。詣玄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璫。歌步玄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答歌。歌畢。乃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而紀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既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僊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

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爲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爲軸。紫錦爲囊。安著柏梁臺上。數自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音旨清暢。高韻自許。爲神真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愁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火燒柏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四十卷。并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火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衆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狩二年二月。帝病行。蓋屋西。憩五柞宮。丁卯。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塋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枕。此是西域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者。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鄆市。其日見一

人於此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卽售之。度寶不知賣箱枕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斂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與書中郎冉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斂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斂經枕。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趙飛燕外傳

伶玄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梓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爲繁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蘇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

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分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妹弟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令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爲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嘗有女事宮省。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爲舍直。常竊倣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貴服疏苦。財且顯。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愛。其直者指爲愚人。飛燕通隣。羽林射鳥者。飛燕貧。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傍。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粟。射鳥者異之。以爲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姊妹。樊嫗爲丞光司帑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爲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略無譴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耶。既幸。流丹泱。嫗私語飛燕曰。射

鳥者不近女耶。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簪嫗上簪。嫗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卽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玉釵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嫗爲帝取后五采組文手藉爲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曲沈水香。爲卷髮號新髻。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嫗進合德。合德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恥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恥。不望旋踵。音詞舒開。清切左右。嗟賞之。噴噴。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敎授宮中。號淳夫人在帝後。睡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嫗計。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德。諷后曰。上久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耶。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嫗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謂嫗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嫗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

賜嬪鮫文萬金錦二十四疋。合德尤幸。號爲趙婕妤。婕妤好事。后常爲兒拜。后與婕妤坐。后誤唾。婕妤好。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襖。正似石上華。假令尙方爲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爲石華。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爲人搆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懷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綉蘊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潦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豈蕙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嬪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爲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陽華善黃飾。常教后九迴沉水香澤。雄麝臍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爲婦者。月事益薄。他日后言於承光司刺者上官嫵。嫵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后羨美花滌之終不能驗。真獵夷獻萬年蛤。不夜光珠。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豔。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每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

之。卽以珠號爲枕前不夜珠。爲后壽。終不爲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梳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玻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驅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面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箸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爲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妤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爲瀛洲樹。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穀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樹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嘯。細嬪與相屬。后裙綽曰。願我願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

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悵然曼嚙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闥。他日宮姝幸者或褻裙爲絲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嬪館爲露華殿。含風殿。傳昌殿。求安殿。皆爲前殿。後殿又爲溫室。凝釭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璧爲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飯。晝夜不臥。偃典屬國上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何如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嬀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不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嬀侍后。浴語甚謹。后爲樊嬀道夷言。嬀抵掌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上。苦獺嚙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汗。吾絞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嬪館。后適來幸。時十月

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項擊鼓。歌連臂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爲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齧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嚙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熟視不復言。樊嬀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爲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姊背耶。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鸞釵。爲昭儀簪。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妒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龍。風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嬀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此天與貴妃大福。寧轉側俾帝就耶。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尙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爲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

儀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卽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闈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大鑿萬方不能求救奇藥嘗得脊卽膠造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九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褰衣視帝餘精出湧霑汗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龍傾天下安能斂手掖庭令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

吳女紫玉傳

趙 隣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臨去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閭門之外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簪往弔于墓前玉魂從墓出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

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其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款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旣死而重造謠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今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楚王鑄劍記

趙 曄

楚王將莫邪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欲殺之。劍有雌雄。其妻重身當產。夫語妻曰。吾爲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殺我。汝若生子是男。大告之曰。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即將雌劍往見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劍有二。一雄一雌。雌來雄不來。王怒即殺之。莫邪子名赤。比後壯。乃問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爲楚王作劍。三年乃成。王怒殺之。去時囑我語汝。子出戶望南山。松生石上。劍在其背。於是子出戶。南望不見有山。但觀堂前松柱下石砥之上。即以斧破其背。得劍。日夜思欲報楚王。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讐。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爲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於是屍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踰出湯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

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卽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已。頭復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縣界。

雜事秘辛

無名氏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超曰。朕聞河州窈窕。明眸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姁卽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內謹譟。食時。商女女瑩從中閣細步到寢。姁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姁以詔書如瑩處。屏斥接待。閉中閣。子時日晷薄辰。穿照屋窗。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和雪。豔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脣耳懸鼻。輔靨頤頤。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紫可鑒。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發頰抵欄。姁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爲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拂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

玉。胸乳裁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爲展兩股。陰溝
渥丹火齊欲吐。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體血足榮
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
寸。肩廣一尺六寸。臂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
尺七寸。指去掌四寸。有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
寸。足長八寸。蹠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追袂。收束微如
禁中。久之不得音響。詢令催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
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簾。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
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臣妾媼女賤愚。言不宣心。書
不符見。謹秘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
殿。發絨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
闕。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
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于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
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
紹聖善。舊協潛邸。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
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
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
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倫。不有配儼。曷奉天地宗廟爰

謀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
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父
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未聞訓誡。衣履若而人。
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冀上。臣
冀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
乘氏侯冀。兩儀配儼。承天統物。正位於內。必娛令族。重
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
曰。皇帝嘉命。使者弘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女弟女
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太守定陵鄉侯統之遺玄孫。
先臣故褒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氏侯
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外出自先
臣故侍中銅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銅陽
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
詔大將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人謀龜從。食曰貞吉。
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
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弘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
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
軍參錄尙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窈窕之

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玄纁纁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太常弘。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弘。宗正千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弘重宣中詔。吉日惟今。月庚子。可迎。臣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歲吉月令。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使使者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蠓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玄下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鐸。加以翡翠朱鳥。林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璽畫駟。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駟馬。龍旂九旂。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皇闔戟。九旂雲罕。金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

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五將驍騎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至八月乙未。詔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放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姒佐周。綿運八百。良以德重黃裳。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嗣歷服。爰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聞。內戒德冠後庭。有天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母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千秋。爲副。立爾爲皇后。其敬慎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奠坤維。后卽位于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陞設虎賁旄頭五牛旂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往。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畢。住位。太尉喬授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奏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卽位。大赦天下。

漢雜事一卷。得於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

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而吳媼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為奇豔。但太穢褻耳。不謂冀威赫震人。猶得瀆選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余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緣追祿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言脫於口。追馴不及聊志於此。用塞疎漏之誚。成都楊慎識。

東方朔傳

郭憲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恆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朔。累月暫歸。母咎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仍過虞泉。湔洗。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王公啖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玄

天黃露半合。即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為龍。因其地為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澤之澤。忽遇王母採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朔既長。仕漢武帝。為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朔狎。曜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朔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帝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托。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為簪。要臣入雲轂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鏤為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玄雕枕。又薦蜺毫之珍褥。以百蜺

之毫纖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窗綈統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嘗游吳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桓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株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有周七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木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復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一溼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臣游北極。至鏡火山。日月初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

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寧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到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卽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藉足。則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鷺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以秣馬。馬立不饑。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甘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白青黃露。盛以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者皆除也。又武帝嘗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

噓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大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

西王母傳

桓麟

西王母者。九靈太廟龜山金母也。一號太虛九光龜臺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迺玄功。化生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芬靈之墟。以主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東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金母生於神州伊川。厥姓侯氏。生而飛翔。以主元毓。神玄與於眇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柔順之本。爲極陰之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者。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

在龜山春山。西那之都。崑崙之圃。閭風之苑。有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室。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飄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墜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虎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香映羽縹。庭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白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州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華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方天元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證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晏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訣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有授度。咸所關預也。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變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寢。王母遣使者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

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罔於阪泉。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鹿。集於帝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舜卽位。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白玉瑱。吹之以和八風。尙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也。昔茅盈字叔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道授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軌。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浮白水。凌黑波。顧盼倏忽。詣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晨素經。茅君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帝君。授我以玉佩金璫。二景纏煉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溉月咀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

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周穆王時。命八駿與七萃之士。使造父爲御。西登崑崙。而賓於王母。穆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事具周穆王傳。至漢武帝元封元年七月七日。夜降於漢宮。語在漢武帝傳內。此不復載焉。

太古蠶馬記

張儼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匹。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旣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歷然而起。卷女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之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質綸理厚大。異於常

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校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爲其傷馬也。從禮皇后親採桑祀蠶神。曰菀蠶婦人。禹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親也。菀蠶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薛靈芸傳 又見拾遺記

王嘉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鄰。爲鄴鄉亭長。母陳氏。隨鄰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蘇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世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鍍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輒前有雜寶爲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

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陌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赤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鍼神也。

廢生瘞卹記 又見拾遺記

王嘉

靡。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實擬王家。有寶庫千間。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廐。屋。側。有。古。塚。中。有。伏。尸。夜。間。涕。泣。聲。坐。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坐。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劍。今。袒。在。地。羞。畫。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坐。許。之。卽。命。爲。之。棺。槨。以。青。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青。布。語。坐。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服。棺。槨。之。惠。坐。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坐。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坐。曰。將。非。怪。也。坐。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坐。爲。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卽。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坐。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廐。坐。家。當。有。火。厄。萬。不。遣。一。賴。君。能。卹。惠。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財。物。燬。盡。自。今。已。後。亦。宜。防。衛。坐。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燄。

早。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卽。滅。童。子。又。云。多。聚。鵲。鳥。之。類。以。禳。火。災。鵲。能。聚。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鵲。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坐。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邱。壘。駿。馬。萬。疋。及。國。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天上玉女記 又見集仙錄

賈善翔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超。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知。瓊。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超。當。其。夢。也。精。爽。感。悟。嘉。其。美。異。非。常。人。之。容。覺。寤。欽。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駕。輜。軒。車。從。八。婢。服。綾。羅。綺。繡。之。衣。姿。顏。容。體。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壺。榼。青。白。琉。璃。五。具。飲。唱。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不。謂。君。德。宿。時。感。運。宜。爲。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爲。損。然。往。來。當。可。得。駕。輕。車。乘。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饌。

繪素當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爲君生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爲夫婦。贈詩一篇。其文曰。飄飄浮勃。逢敖曹雲石。滋芝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感。應運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錄。兼註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爲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揚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作夫婦經七八年。父母爲超娶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閒室。輒聞人聲。常見踪跡。然不覩其形。後人恠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飲。唱發簾。取織成裙衫兩副。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肅然昇車去。若飛迅。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知瓊。驅馳至前。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控左授綬。同乘至洛。遂

爲室家。尅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日往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且十五日。輒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作神女賦。

蘇娥訴冤記

干寶

漢九江何敞。爲交州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安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呼曰。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居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嫁與同縣施氏。薄命夫死。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之傍縣賣繒。從同縣男子王伯質。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於時日已向暮。行人斷絕。不能復進。因卽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長。含乞漿取水。亭長龔壽。操戈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所載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曰。何勞問之。壽因持妾臂曰。少年愛有色。冀可樂也。妾懼怖。不從。壽卽持刀刺脅下一創。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壽掘樓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旣冤死。痛感皇天。無所告訴。

故來自歸于明使君。敝曰：今欲發出汝屍，以何爲驗？女曰：妾上下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願訪鄉里，以骸骨歸死夫。開之果然。敝乃馳還，遣吏捕捉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合。壽父母兄弟悉捕繫獄。敝表壽常律殺人不至族誅，然壽爲惡首，隱密數年，王法所不能得，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神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東越祭蛇記 又見法苑珠林

干寶

東越閩中有唐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冶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并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嚼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

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簞用蜜麩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圍，目如二尺鏡，聞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嚼咋。寄從後斫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冶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泰山生令記 又見列異傳

司馬彪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魏爲領軍將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爲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苦，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爲虛耳，不足怪也。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

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重啟濟。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有一人。以傳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爲錄事矣。

秦嶽府君記 又見搜神記

庚翼

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側。忽于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府君召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班暫限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班乃入。問拜謁。主爲設食。語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壻耳。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班曰。輒當奉書。不知緣何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

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限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去謂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班。班出。愜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謂曰。當別再報。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生死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略盡。班惶懼復詣泰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生死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卽勅外召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爲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別鄉里。自斫得還。

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之。於是班之父涕泣而出。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

山陽死友傳

蔣濟

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并遊太學。後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郭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君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履屐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歎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塋。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撫之曰。是必范巨卿。

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

古墓斑狐記

郭頌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是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園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賸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擷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惜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

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自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聞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烏衣鬼軍記 又見搜神記

李 廋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賓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嘗爲別駕。祐亦雅聞其姓氏。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國

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疾篤。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三千。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歎歎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曰。卿許活吾。當卒恩否。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爲服。赤油爲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方取一杯水。發被灌之。又曰。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簪之。出入辟惡。災舉事皆無恙。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眠。夜中忽覺。乃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

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所道當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十年後。乃亡。所道與赤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

夏侯鬼語記

孔暉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尚所乘馬忽死。憂惱甚。至謝曰。卿若能令此馬生者。卿真爲見鬼也。弘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今當活。尙對死馬坐。須與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戶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臨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著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鎮西將軍謝尙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絕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謝曰。吾少時誠有此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從小鬼數人。弘畏懼。下路避之。大

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卽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荆揚二州。爾時此日行。心腹病無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惡。輒用烏雞薄之者。弘之由也。

神僧傳 又見高僧傳

法顯

佛圖澄。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誦經數百萬言。以晉永嘉四年來洛陽。志弘大法。喜念神呪。能使役使鬼物。以蘇油雜煙灰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于洛陽立寺。值劉曜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卽投止。略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後從勒征伐。輒預冠勝負。勒疑而問之。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卽取器盛水。

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伏。澄因進諫。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環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驚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鮮卑段末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與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畢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敏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敏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勒乃留長子

石弘。共澄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事澄益篤。時石苞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苞中有蟲。食必害人。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苞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勒以爲子。愛之甚重。忽暴病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競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建平四年四月。無風而塔上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改元建武。傾心事澄。又重于勒。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頒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轡。朝會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昇太子諸公扶登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座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

朝表朕敬焉。澄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佐愕然愧懣。于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忽慘然改容曰。郭公陷狄。令衆生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略還說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獲免推驗。日時正澄呪願時也。後晉軍出淮。泗隴北瓦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嘆曰。奉佛而致寇。佛無神矣。澄明且讓虎曰。王過世。經爲大商主。至蘭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今王爲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與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誰獲福耶。澄曰。帝王

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至於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事法。無解殃禍。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卽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于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與。澄謔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暨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北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于佛寺中。

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忍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宜當爲彗星。下掃鄰宮也。虎不從。以鐵鑲穿宣領。積薪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車裂支解。投之漳河。後月餘。日有一妖馬。毛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期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與虎辭。虎愴然。即自出至寺。而懸諭焉。澄謂虎曰。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遠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著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名。稱斯德也。宜享休神。而布政猛烈。終無佛佑。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沒無遺恨。虎悲動。嗚咽。知其必逝。即爲塋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鄰宮。寺春

秋一百一十七年矣。俄而梁贊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閱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光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旨。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二石。兇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澄死之日。有人見澄于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

丁新婦傳 又見搜神記

殷基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經死。遂有靈。聞於民間。發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見形着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

婦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無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慙感，當有以相謝者。若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至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爲息日也。今所在祠之。

荆楚歲時記

宗懷

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謂之端月，雞鳴而起，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

按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大焉，其長尺餘，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則令人寒熱，名曰山臊。以竹著火中焚燔，有聲而山臊驚懼。玄黃經所謂山臊鬼也。俗人以爲爆竹起于庭燎，家國不應濫于王者。

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餠，下五辛盤，進數子散，服却鬼丸，各進一雞子，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凡餘酒次第從小起。

按四民月令云：過臘一日，謂之小歲，拜賀君親，進椒酒，從小起。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身輕能老。椒是仙藥，成公子安椒華銘，則曰：肇惟歲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是知小歲則用之。漢朝元正則行之。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董勛云：俗有歲首用椒酒，椒花芬香，故采花以貢樽。正月飲酒，先小者，以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後與酒。周處風土記曰：元日造五辛盤。正元日五葷鍊形，五辛所以發五藏之氣。莊子所謂春月飲酒茹葷，以通五藏也。數子散，出葛洪煉化篇，方用栢子、人麻、人細、辛、乾薑、附子等分爲散，井華水服之。又方：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劉問書生曰：子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言：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裹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於是劉就書生，借此藥，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其

方用武都雄黃丹散二兩。蠟和。令調如彈丸。正月旦。令男女右帶之。周處風土記曰。正旦當生吞雞子一枚。謂之練形。膠牙者。蓋以其牢固不動。今北人亦如之。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案練化篇云。正月旦吞雞子赤豆七枚。辟瘟氣。又肘後方云。旦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雞子白。麻子酒吞之。然麻豆之設。當起於此。梁有天下不食一葷。荆自此不復食雞子。以從常則。

帖畫雞戶上。懸葦索於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按魏議郎董勛云。今正臘旦。門前作煙火。桃神絞索。松栢殺雞著門戶。逐疫禮也。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并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應劭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住度湖山上。桃樹下。簡百鬼。鬼妄搢人。援以葦索。執以食虎。于是縣官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虎畫於門。效前事也。

又以錢貫繫杖脚。迴以投糞掃上。云令如願。

按錄異記云。有商人區明者。過彭澤湖。有車馬出。自稱青洪君。要明過厚禮之。問何所須。有人教明但乞如願。及問以此言答。青洪君甚惜如願。不得已許之。乃其婢也。既而遂出自爾。商人或有所求。如願并爲。即得。後至正旦。如願起。晚乃打如願。如願走入糞堆中。商人以杖打糞掃。喚如願。竟不還也。此如願故事。今北人正月十五日。夜立于糞掃邊。令人執杖打糞堆云云。以答假痛意者。亦爲如願故事耳。

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翦綵爲人。或鏤金箔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鬘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

按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羊。四日爲猪。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正旦畫雞于門。七日帖人於帳。今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猪。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行刑。亦此義也。古乃磔雞。今則不殺。荆人於此日向辰門前呼牛羊雞畜。令來。乃置粟豆於灰。散

之宅內。云以招牛馬。未知所出。剪綵人者。入入新年。形容改從新也。華勝起於晉代。見賈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勝也。舊以正旦至七日諱食雞。故歲首唯食新菜。又餘日不刻牛馬羊狗猪之像。而二日福施人雞。此則未喻郭緣生述征記云。壽張縣安仁山。宋東平王鑿山頂爲會。人日望處。刻銘於壁。文字猶在。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楚詞云。目極千里傷春心。則春日登臨自古爲適。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晉代桓溫參軍張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詩。近代以來。南北同耳。北人此日食煎餅。於庭中作之。云薰火未知所出。

立春之日。悉剪綵爲鷺戴之。帖宜春二字。

按宜春二字。傳咸鷺賦有其言矣。賦曰。四時代至。敬逆其始。彼應運於東方。乃設鷺以迎至。翬輕翼之歧。政若將飛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儀形之有似。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

按續齊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而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後大得蠶。世人正月半作粥。禱之加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曰。登高。挾鼠。腦欲來不來。待我三蠶老。則是爲蠶。逐鼠矣。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則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

其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并占衆事。

按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爲大婦所妬。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不在。云是其婿。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小姑可出於廁邊。或猪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原孟氏嘗以此日迎之。遂穿屋而出去。自爾著以敗衣。蓋爲此也。洞覽云。帝魯女將死。云生平好樂。至正月可以見迎。又其事也。俗云。閨廁之間。必須靜。然後致紫姑。雜五行書。廁神名後帝。異苑云。陶侃如廁。見人自云。後帝著單衣。平上幘。謂侃曰。三年莫說。貴不可言。將後帝

之靈。憑此姑而言乎。

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牀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

按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地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行遊女。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人名爲鬼鳥。荊州彌多斯言信矣。

正月木日夜。盧荳火照井廁中。則百鬼走。

元日至子月晦。并爲酺聚飲食。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

按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今并酺食度水。士女悉

湔裳酌酒於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唯晦日臨河解

除。婦人或湔裙。

春分日。民并種戒火草。於屋上有鳥如鳥。先雞而鳴。架

架格格。民候此鳥。則入田以爲候。

社日。四鄰並結綜會社。牲醴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

按鄭氏云。百家共一社。今百家所社綜。卽共立之社。

也。

去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餲大麥粥。

按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者。琴操曰。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翹鄴中記。并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綏卽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俗所傳。據左傳及史記。并無介子推被焚之事。案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陸翹鄴中記曰。寒食三日。醴酪。又糝粳米及麥爲醴。擣杏仁煑作粥。玉燭寶典曰。今人嘗爲大麥粥。研杏仁爲醴。引湯沃之。孫楚祭子推文云。干飯一盤。醴酪二盂。是其事也。

鬪雞。餼雞子。鬪雞子。

按玉燭寶典曰。此節城市尤多鬪雞卵之戲。左傳有季郢鬪雞其來遠矣。古之豪家食稱畫卵。今代猶染藍茜雜色。仍加雕鏤。遞相餉遺。或置盤俎。管子曰。彫卵然取之。所以發積藏。散萬物。張衡南都賦曰。春卵夏筍。秋韭冬菁。便是補益滋味。其鬪卵則莫知所出。董仲舒書云。心如宿卵。爲體內藏。以據其剛。髣髴鬪理也。

打毬鞦韆施鉤之戲。

按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案鞠與毬同。古人踢蹴以爲戲也。古今藝術圖云。鞦韆。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施鉤之戲。以經作蔑。纜相習。綿亘數里。鳴鼓牽之。求諸外典。未有前事。公輸子遊楚。爲舟戰。其退則鉤之。進則強之名。鉤強。遂以時越。以鉤爲戲。意起於此。涅槃經曰。鬪輪骨輪索。其鞦韆之戲乎。鞦韆亦施鉤之類也。

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

按續齊諧記。晉武帝問尙書摯虞曰。三日曲水。其義何指。答曰。漢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而三

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遂因流水以濫觴。曲水起於此。帝曰。若此。談便非嘉事。尙書郎束皙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東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十五斤。左遷摯虞爲陽城令。按韓詩云。唯溱與洧。方洄兮。唯士與女。方秉蘭兮。注謂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穢穢。周禮女巫歲時祓除。釐洛。鄭注云。今三月上巳。水上之類。司馬彪禮儀志。三月三日。官民并禊。飲於東流水上。彌驗此日。南岳記云。其山西曲水。墻水從石上行。士女臨河壇。三月三日。所遣遙處。周處吳徵注。吳地記。則又引郭虞三女并。以元日已死。故臨水以消災。所未詳也。張景陽洛禊賦。則洛水之遊。傳長虞神全文。乃園池之宴。孔子云。暮春浴乎沂。則水濱禊祓。由來遠矣。

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料。以厭時氣。

四月也有鳥名糝穀。其名自呼。農人候此鳥。則犁把上岸。

按爾雅云。鴝鵒。郭璞云。今布穀也。江東呼糝穀。崔寔正論云。夏曆趁耕鋤。即竊脂玄鳥。鳴糝穀。則其夏屬也。

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忌蓋屋。

按異苑云。新野庚寅。常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兒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寔子遂亡。或始於此。或問董勛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見影魂便去。勛答曰。蓋秦始皇自爲之禁。夏不得行。漢魏未改。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鄭玄以爲順陽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與禮反。敬叔云。見小兒死而禁暴席。何以異此乎。俗人月諱。何代無之。但當矯之歸于正耳。

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鬪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

按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艾。見似人處。攪而取之。用灸有驗。師曠占曰。歲多病。則艾先

生。

是日競渡。採雜藥。

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爲水軍。一自以爲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邯鄲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云。起於越王勾踐。不可詳矣。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

以五綵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鷓鴣教之語。

按仲夏。爾始出。婦人染練。咸有作務。日月星辰鳥獸之狀。文繡金鏤。貢獻所尊。一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名辟兵。一名五色絲。一名朱索。名擬甚多。青赤白黑。以爲四方。黃爲中央。繫方綴於胸前。以示婦人計功也。此月鷓鴣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也。

夏至節日食糗。

周處謂爲角黍。人并以新竹爲筒糴。棟葉插五綵繫臂。謂爲長命縷。

是日取菊爲灰。以止小麥蠶。

按干寶變化論云。朽稻爲糞。朽麥爲蛭。此其驗乎。六月伏日。并作湯餅名爲辟惡。

按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傳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來有之。

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

按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路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云。是天帝外孫。傅玄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

是夕人家婦女結綵縷穿七孔針。或以金銀鑰石爲針。陳瓜菓於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綢於瓜上。則以爲符應。

按世王傳曰。竇后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七月七日夜。人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有光照室。爲后之瑞。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

按孟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蓋由此也。經云。目連見其亡母在餓鬼中。卽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勑衆僧。皆爲施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孟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怡蠟剪綵。模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爲天灸。以厭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餉遺。

按述征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齊諧記云。弘農鄧紹。嘗以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爲。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

金簿爲之遞相餉焉。

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

按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近代皆宴設於臺榭。又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南當有大災。急令家人縫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問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于此。

十月朔日黍臠俗謂之秦歲首。

未詳黍臠之義。今北人此日設麻羹豆飯。當爲其始。熟嘗新耳。爾衡別傳云。十月朝黃祖在櫟。櫟上會設黍臠是也。

仲冬之月采擷霜蕪菁葵等雜菜乾之。並爲鹹菹。

有得其和者。并作金釵色。今南人作鹹菹。以糯米熬搗爲末。并研胡麻汁和釀之。石室令熟菹。既甜脆汁亦酸美。其莖爲金釵股。醒酒所宜也。

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言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

按禮記云。儺人所以逐厲鬼也。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晉陽秋王平子在荊州。以軍圍逐除。以關故也。玄中記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故東京賦云。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茆。振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宣城記云。洪矩。吳時作廬陵郡。載土船頭逐除人。就矩乞矩指船頭云。無所載。土耳。小說孫興公常着戲頭。與逐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乃驗也。金剛力士世謂佛家之神。案河圖玉版云。天立四極。有金剛力士。兵長三十丈。此則其義。

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

按禮器。竈者老婦之祭。尊於瓶。盛於盆。言以瓶爲竈盆。盛饌也。許慎五經異義云。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祝融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烟漢陰。

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陰氏世蒙其福。俗人競尙以此故也。

歲前又爲藏驅之戲。

按周處風土記曰。醇以告蜡。謁恭敬于明祀。乃有藏驅臘日之後。叟嫗各隨其儕。爲藏驅分二曹。以校勝負。辛氏三秦記以爲鈎弋。夫人所起。周處成公綏并作驅字。藝經度闌則作鈎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則廢而不修。

歲暮。家家具有戴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

冥通記

陶弘景

夏至日未中少許。在所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眉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戴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許。帶盤囊。盤囊作龍頭。足著兩頭鳥。烏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髻。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七人並白

布袴褶。白履屨。悉有所執。一人挾坐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持紙筆大硯。硯墨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繖狀如毛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二人並持囊。囊大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有光明草縷如荊子。但纖縷尤大耳。侍者六人。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鉞面云。居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案。于時筆及約尺。悉在案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問左右。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整衫。未答。仍問曰。今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恆貪眠。又答體羸。有小事。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看繖。亦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壺。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令裸身。善神見之。又問。郎善何人。子良

答家在永嘉。依廕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投
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
地。自云墳塚在越。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坎
宜塞去。其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
王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
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
年。夫生爲人。實依依於世上。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實
而論之。幽冥爲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目將
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
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
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爲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
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
耳。又曰。卿自幼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
亦爲身累。凡修道者。莫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
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此任。方事猶疑
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人。山中同知。知
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有令春。劉白等。令春
是姨母。問裸子劉白。是白從子。乃又曰。勿令小兒輩

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今猶有吏兵防
護。莫輕滂慢。其輩無知。事延家主。卿姨病源。乃重。雖不
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爲治。瘵腹中。又有結
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卽除。歲月之間。不知若爲。耳。腹
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卿言。令春等去。便下階而滅。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正。有鬚
鬚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貌甚可愛。著芙蓉冠。垂
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朱青黃白相雜。廁似錦
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
光也。獨自而已。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爲丞。
已遣丞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
而言。疏子良仍起。裝紙疏之。

古鏡記 又見異聞集

王 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
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
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邊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
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
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

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八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衣冠。引鏡自照。婢遙見。卽叩頭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曰。汝先自斂。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爲

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跳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絨於匣。許盡醉而終。度曰。絨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尙許相捨。絨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隣里與宴。詎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間。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恠歎未已。

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明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右文如水。波光影灼。燦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明。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

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簪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簪。蘇公自撰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簪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勸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勸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勸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肺腑。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

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與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靈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繞纏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實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糴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饑。百姓疾病。滿陝之間。瘡痍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

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微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恠。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于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恠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住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勣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二石堂。可容三

五人勤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銜。稱毛生。謂勤曰。何人斯居也。勤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勤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勤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煙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雹傷稼。白雨流樹。浸堤壞阜。勤引鏡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髯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鰭狀如鱗。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因而不能遠去。勤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勤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如此。勤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

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黃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勤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歛。波濤遠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躡山趨芳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躡。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勤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鼉鼉散走。舉帆翺翺。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微。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勤周牌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二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效。勤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勤因過之。丹命祗承人指勤停處。勤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遽命敬爲主。禮勤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卽

靚粧銜服。黃昏後卽歸所居閣子。每至時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前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却以物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窗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并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岩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勸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尙在。足自衛。幸速歸家鄉也。勸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勸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勸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

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旣見兄。勸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勸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神異經

東方朔

大石室

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長一丈。頭髮皓白。人形鳥面。而虎尾。載一黑熊。左右顧望。恆與一玉女投壺。每投千二百矯。設有人不出者。天爲之嚙噓。矯出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

東方善人

東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縞帶玄冠。女皆采衣。男女便轉可愛。恆恭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投死救之名曰善人。一名敬。一名美。不妄言。嘿嘿然而笑。倉卒見之如癡。

尺郭

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丈。腹圍如其長。頭戴雞父魃頭。朱衣縞帶。以赤蛇繞額。尾合於頭。不飲不食。

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此人以鬼爲飯。以露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道師云。吞邪鬼。一名赤黃父。今世有黃父鬼。

樸父

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樸父焉。夫婦并高千里。腹圍自輔。天初立時。使其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之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露其牝。不飲不食。不畏寒暑。唯飲天露。須黃河清。當復使其夫婦導護百川。古者初立。此人開導。河或深或淺。或隘或塞。故禹更治。使其水不鑿。天責其夫妻。倚而立之。若黃河清者。則河海絕。流水自清矣。

如何

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華色朱。其實正黃。高五十丈。敷張如蓋。葉長一丈。廣二尺。餘似薔華。色青。厚五分。可以絮。如厚朴。材理如支九子。味如飴。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圍如長金刀。剖之則酸。蘆刀剖之則辛。食之者地仙。不畏水火。不畏白刃。

先通

西南大荒中。有人長一丈。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白虎。知河海水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土地上人民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賢。一名無不達。凡人見而拜之。令人神智。此人爲天下聖人也。一名先通。

饕餮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貪如狼。惡好自積財。而不食人穀。強者奪老弱者。畏羣而擊。單名曰饕餮。春秋言饕餮者。縉雲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貪惏。一名彊奪。一名凌弱。此國之人皆如此也。

渾沌

崑崙西有獸焉。其狀如犬。長毛四足。似熊而無爪。有目而不見。行不開有兩耳而不聞。有人知往。有腹無五臟。有腸直而不旋。食物徑過。人有德行而往。軼觸之有凶。德則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爲渾沌。春秋云。渾沌帝鴻氏不才子也。空居無爲。常咋其尾。回轉仰天而笑。

檮杌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犬毛。長二尺。人面虎足。

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樛机。一名傲狼。一名難訓。春秋云。顓頊氏有不才子。名樛机。是也。

山臊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中。爆烘而出。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

河伯使者

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西海水上。如飛如風。名曰河伯使者。或時上岸。馬跡所及。水至其處。所之之國。雨水滂沱。暮則還河。

鵠國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經綸。拜跪。其人皆壽三百歲。其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海鵠。過輒吞之。亦壽三百歲。此人在鵠腹中不死。而鵠一舉千里。

窮奇

西北有獸焉。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語。聞人鬪。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亦食諸禽獸也。

玉饋酒

西北荒中有玉饋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三丈。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鐎。取一尊。一尊復生焉。與天同休。無乾時。石籩有脯焉。味如麋鹿脯。飲此酒。人不生。死一名遺酒。其脯名曰追復食。一片復一片。

銅柱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下有回屋。方八丈。僊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祿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海內十洲記

祖洲

東方朔

祖洲近在東海之中。地方五百里。去西岸七萬里。上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也。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鳥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齋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言曰。可探得否。乃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福道士也。字君房。後亦得道也。

炎洲

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獸不然。灰中而立。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鉄鎚鍛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年。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晝夜即見。此山林乃是

此獸光照。狀如火光相似。取其獸毛。以絳爲布。時人號爲火浣布。此是也。國人衣服垢污。以灰汁浣之。終無潔淨。唯火燒此衣服。兩盤飯間。振擲其垢。自落。潔白如雪。亦多僊家。

鳳麟洲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爲羣。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僊家。養鳳隼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它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恆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膠裘二物之妙用也。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不吝。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弩弦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乃悟厚

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姜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國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盃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秦始皇時。西國獻切玉刀。無復常滿盃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是西海中所有也。

聚窟洲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去東岸二十四萬里。上多真仙靈官。宮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獅子辟邪。鑿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洲上有大山。形似人鳥之象。因名之爲人鳥山。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反魂樹。扣其樹。亦能自作聲。聲如羣牛吼。聞之者。皆心驚神駭。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飴狀。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或名之爲反生香。或名之爲震檀香。或名之爲人鳥精。或名之爲却死

香。一種六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不復亡也。以香薰死人。更加神驗。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域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大如狸。而色黃。命國使將入呈。帝見之。使者抱之。似犬。羸細禿悴。尤怪其言非也。問使者。此小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夫威加百禽者。不必繫之以大小。是以神麟。故爲巨象之王。鸞鳳。必爲大鵬之宗。百足之蟲。制於螭蛇。亦不在於巨細也。臣去國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時有有道之君。我王固將賤百家。而貴道儒。薄金玉。而厚靈物也。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羃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闊途遙。辛苦踰路。于今已十三年矣。神香起天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魅鬼。夫此二物。實濟衆生之至要。助政化之昇平。豈圖陛下反不知真乎。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限多視則貪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賤。心多飾則奢侈。未有

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武帝愍然不平。又問使者。猛獸何方而伏百禽。食噉何物。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耶使者曰。猛獸所出。或生峴嵒。或生玄圃。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窮。食氣飲露。解人言語。仁慈忠恕。當其仁也。愛護蠢動。不犯虎豹。當其威也。一聲叫發。千人伏息。牛馬百物。驚衛絙繫。武士奄忽。失其勢力。當其神也。立與風雲吐噉。雨露百邪。迸走蛟龍。騰翬處於太上之。厥役御獅子名曰猛獸。蓋神光無常。能爲大禽之宗主。乃繼天之元王。辟辟之長帥者也。靈香雖少。斯更生之神丸也。疫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及聞氣者。卽活也。芳又特甚。故難歇也。於是帝使使者令猛獸發聲。試聽之。使者乃指獸命喚一聲。獸訕辱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又兩目如礪。輝之交光。光朗衝天。良久乃止。帝登時顛蹶。掩耳震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仗伏地。諸內外牛馬豕犬之屬。皆絕絆離繫。驚駭放蕩。久許威定。帝忌之。因以此獸付上林苑。令虎食之。於是虎開獸來。乃相聚屈積。如死虎伏獸入苑。徑上虎頭。溺虎口。去十步已來。顧視虎。虎輒閉目。帝恨使者言不遜。欲收之。

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四出尋討。不知所止。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祕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故。無復香也。帝愈懷恨。恨不禮待於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李君之不勤。慙衛叔卿於楮庭矣。明年帝崩于五柞宮。已亡月支國人鳥山震檀却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命殞矣。

列仙傳

劉向

務光

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殷湯將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詬。吾不知其他。湯既克桀。以天下尙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久見也。遂負石。

自沈於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武丁以興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浮梁山。後遊尙父山。

務光自仁

復食養真

冥遊方外

獨步常均

武丁雖高

讓位不臣

負石自沈

虛無其身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成子。與遊。且有黃雀在門上。晉公子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常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不入。山中從伯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數十年。莫知所在。

王光沈默

享年遐久

出翼霸君

處契玄友

推祿讓勳

何求何取

遜影介山

浪跡海右

江妃二女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

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羅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誣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靈妃豔逸

時見江湄

麗服微步

流盼生姿

交甫遇之

憑情言私

鳴佩虛擲

絕影焉追

酒客

酒客者。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而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醉敗。窮貧。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五年解印綬去。莫知其終焉。

酒客簫絃 寄沽梁肆 何以標異

醇醴殊味 屈身佐時 民用不匱

解紱晨征 莫知所萃

簫史

簫史者秦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爲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簫史妙吹 鳳雀舞庭 鳳氏好合

乃習鳳聲 遂攀鳳翼 參翥高冥

女祠寄想 遺音載清

脩羊公

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語未訖牀上化爲白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卓矣脩羊 韜奇含靈 枕石大華

餐茹黃精 漢禮雖隆 道非所經

應變多質 忽爾隱形

鉤翼夫人

鉤翼夫人者齊人也姓趙少時好清淨病臥六年右手拳屈飲食少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鉤而手尋展遂幸而生昭帝後武帝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間後昭帝卽位更葬之棺內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廟闢有神祠閣在焉

婉婉弱媛 廟符授鉤 誕育嘉嗣

皇祚惟休 武之不達 背德致仇

委身受戮 尸滅芳流

犢子

犢子者鄰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好時醜時人乃知其仙人也常過酤酒陽都家陽都女者市中酤酒家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

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人不能追也。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潘山下冬賣桃李云。

犢子山棲

採松餌苓

妙氣充內

變白易形

陽氏奇表

數合理冥

乃控靈犢

倏若電征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也。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而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渾亭下。語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信者皆去。不信者以爲妖。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騎鳴養龍

結廬虛池

專至俟化

乘雲騰螭

紆轡故鄉

告以速移

洞鏡災祥

情眷不離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

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客與俱收蠶。得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世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美哉園客

顏暉朝華

仰吸玄精

俯捋五葩

馥馥芳卉

采采文蛾

淑女宵降

配德升遐

鹿皮公

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爲府小吏。木工。舉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旁。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且七十年。潛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辭遣宗家。令下山。着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皮公興思

妙巧纏綿

飛閣懸趣

上揭神泉

肅肅清廟

惛惛二間

可以閒處 可以永年

文寶

文寶者太邱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後時故嫗壽。年九十餘。續見寶年更壯。他時嫗拜寶涕泣。寶謝曰。不宜至正月朝。儻能會鄉亭西社中邪。嫗老復從兒孫行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寶到大驚。汝好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嫗亦更壯。復百餘年見云。

文寶養生

納氣玄虛

松菊代御

鍊質鮮膚

故妻好道

拜泣踟躕

引過告術

延齡百餘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許人也。詣江都王。自言寧先生。雇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寧先生。毛身廣耳。被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有暴死女子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殺三人。王遣

三牲立祠焉。

子主挺年

理有所資

寧主神秀

拊琴龍眉

以道相符

嘗與訟微

匡事竭力

問昭我師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狗吳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與之。得者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主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蓬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負局神清

披褐懷秀

術兼和鶴

心託宇宙

引彼萊泉

灌此絕岫

欲返蓬山

以齊天壽

朱瑱

朱瑱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唯山上道士阮邱。邱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屍。有真人之業。可度教也。瑱曰。病愈

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邱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日病下。如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與老君黃庭經。今日讀三過通之。能思其意。邱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髮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朱璜癡痕 福祚相迎 真人投藥
三屍俱靈 心虛神靈 騰贊幽冥
毛頰髮黑 超然長生

女丸

女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也。作酒常美。遇僊人過其家飲酒。以素書五卷爲質。丸開視其書。乃養性交接之術。丸私寫其文要。更設房室。納諸年少。飲美酒。與止宿行文書之法。如此三十年。顏色更如二十時。僊人數歲復來。過笑謂丸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遂棄家。追僊人去。莫知所之云。

玄素有要 近取諸身 彭聃得之
五卷以陳 女丸蘊妙 僊客來臻

傾書開引 雙飛絕塵

邪子

邪子者。自言蜀人也。好放犬子。時有犬走入山穴。邪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有臺殿宮府。青松樹森然。僊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邪子符一函并藥。便使還。與成都令橋君。橋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爲龍形。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隨邪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千里。共奉祠焉。

邪子尋犬 岩入僊穴 館閣峨峨
青衫列列 受符傳藥 往來交結
遂棲靈岑 音嚮昭徹

木羽

木羽者。鉅鹿南和平鄉人也。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其母大怖。夜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僊。母陰信識之。母後生兒。字之爲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

車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年。鵲雀旦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三十年。乃沒去。母至百年乃終。

司命挺靈 產母震驚 乃要報子

契定未成 道足三五 輕駟背迎

終然報德 久乃遐齡

列女傳 劉向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噫。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願心恐。母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

且待臯。无効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旁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矣。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於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

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復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聞孟氏女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

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簷衣椎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共逖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汲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魏芒慈母

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母。乃令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人不愛母。至甚也。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

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訟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救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西京雜記

劉歆

寶鏡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珠錢。舊傳此鏡見妖魅得佩之者。爲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卽大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筒盛之。絨以成里。織成錦。一曰斜文錦。帝崩。不知所在。

昭陽殿

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庭彤朱。而殿上丹漆。砌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鉏。含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綠文紫綬。金銀花鐻。每好風日。幡牒光影照耀。一殿鈴鐻之聲。驚動左右。中設木畫屏風。文如蜘蛛絲。縷玉几玉牀。白象牙簾。綠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有四玉鏡。皆達照無瑕缺。窗扉多是綠琉璃。亦皆達照。毛髮不得藏焉。椽桷皆刻作龍蛇。縈繞其間。鱗甲分明。見者莫不兢慄。匠人丁緩。李菊巧。爲天下第一。締構旣成。向其姊子樊延年說之。而外人稀知。莫能傳者。

王嬙

元帝後宮旣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

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鬻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名畫工於是差稀。

鸛鵲裘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慙。以所着鸛鵲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裋褌。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于世。

新豐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鞠。以此

爲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祖旣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賈佩蘭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帝。嘗以趙王如意爲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旣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爲謂相連愛。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華酒。

令人長壽。菊華舒時。并採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袪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皆復爲民妻也。

哀王冢

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扁鑰。石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咒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鑄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廢朽。而銅鑄墮。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臃腫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鑄之象。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餘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人有燭而不與。衡乃穿壁

引其光。以書映之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爲其傭作。而不求直。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長服之。如此聞之。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顧。

別國洞冥記

郭憲

馬肝石

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常以水銀養之。內玉櫃中。金泥封其上。國人長四尺。惟餌此石而已。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春碎以和九轉之丹服之。彌年不饑渴也。以之拂髮。白者皆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者。以石拂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和丹砂。不可近髮。

笑林

郭憲

太原人

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鑪。誤出熨斗。便大驚惋。謂

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某甲

某甲。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眠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聞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也。

弔喪人

有人弔喪。并欲賣物助之。問人可與何等物。人曰。錢布穀帛。任卿所有。爾因賣一斛豆。置孝子前。謂曰。無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喚奈何。己以爲問豆。答曰。可作飯。孝子復哭窮。己曰。適得便窮。自當更送一斛。

吳沈珩

吳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客張溫使蜀。與峻別。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顯。非又嘗經太湖岸。上使從者取鹽水。已而恨多。敕令還減之。尋亦自愧曰。此吾天性也。

倩人作奏記

桓帝時。有人辟公府掾。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

因語曰。梁國葛襲。先善爲記文。自可寫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葛襲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故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襲。

上黨鮑堅

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爲掾。將謁見。自慮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答曰。隨典儀口唱。既謁。讀者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讀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著履上座。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讀者曰。履著脚。堅亦曰。履著脚也。

某甲

某甲。爲霸府佐。爲人都不解。每至集會。有聲樂之事。己輒豫焉。而恥不解。妓人奏曲。讀之。己亦學人仰讀。和同時人士。令己作主人。并使喚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問曲吹。一一疏著手巾箱下。先有藥方客。既集。因問命曲。先取所疏者。誤得藥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當歸四分。己云。且作附子當歸。以送客。客坐絕倒。

楚人

楚人貧居。讀淮南方。得螳螂伺蟬。自鄣葉。可以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葉。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

先有落葉。不能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鄣。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恆答言見。經日乃厭倦不堪。給云不見。嘿然大喜。賣葉入市。對面取人物。吏遂縛詣縣。縣官受辭。自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漢世老人

漢世有老人。無子。家富。性儉。蓄惡衣蔬食。侵晨而起。侵夜而息。營理產業。聚斂無厭。而不敢自用。或人從之求丐者。不得已而入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纔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慎勿他說。復相效而來。老人俄死。田宅沒官。貨財充於內帑矣。

僧人弔喪

僧人欲相共弔喪。各不知儀。一人言粗習。謂同伴曰。汝隨我舉止。既至喪所。舊習者在前。伏席上。餘者一一相凭於背。而爲首者以足觸。嘗曰。癡物。諸人亦爲儀。嘗爾各以足相踏。曰癡物。最後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癡物。

列女傳

皇甫謐

江乙母

楚江乙母者。當恭王之時。乙爲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黜之。處無幾。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曰。令尹職上寇。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爲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之而黜。令尹獨何不以是爲過也。王曰。善。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母讓金而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怒令尹之治也。遂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

汝歸

廣漢汝歸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吝。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與兄。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此金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擔金與兄嫂。嫂初謂叔窮乏。來欲借貸。有不悅之色。見金而喜。兄乃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高士傳

江上丈人

皇甫謐

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劍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劍爲。不受而別。莫知其誰。員至吳。爲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輒祭之。曰。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見。其唯江上丈人乎。

丈人遺俗

鼓枻江隈

楚胥求濟

夜亂蘆漪

笑辭星劍

意進鮑魚

匆匆戒別

何用名爲

榮啟期

榮啟期者。不知何許人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于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榮公何族

弗美身隅

揚歌廊野

撫絃而嬉

清言自寬

披吐宣尼

契天符命

孤引東墟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槁。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慙。俯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者。邪。曰。孔邱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丈人治圃

桴桴其勞

賜焉逢觀

進說爲槁

前陳後詰

反覆見嘲

風波全德

私語其曹

漁父

漁父者。楚人也。楚亂。乃匿名隱釣於江濱。楚頃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於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於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於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飲其醕。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吾足。遂去深山自閉。匿人莫知焉。

楚老垂竿

漁子烟水

族氏無彰

鱗鬣自舉

偶觀三閭

開敷數語

擊棹揚歌

冥潛何許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同光武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易姓名。隱逝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乃遣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

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尙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

吁嗟子陵

少與龍潛

飛騰天位

書至連連

北軍親就

內榻同眠

富春之濱

客星皎懸

嚴遵

嚴遵字君平。蜀人也。隱居不仕。常賣卜於成都市。日得

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楊雄少從之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沖大慙。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君平賣卜

子雲所師

隲文是闡

適作指歸

牧不可屈

錢常有餘

真人淡泊

亶哉匪虛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遣以生蔬。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

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豬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

仲叔高棲

藏寶迷國

一介弗取

卓然貞白

投牒司徒

寄形安邑

枯槁當年

風流九域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遭亂世。受業太學。博覽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其所亡。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爲少。鴻又以身居作。執勤不懈。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甄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并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醜。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

鴻不答。妻乃下請。鴻曰。吾欲裴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傳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居皐伯通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

伯鸞者何

脩遠之子

介恥攀龍

貧資畜豕

仰頌逸民

庶追芳趾

貞配孟光

骨埋吳土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

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遂遷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時。乃備玄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伴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以壽終。

伯休謝俗

劇藥青冥

通都樹價

細女舉名

飄然改業

遐蔽霸陵

伴隨國聘

俄蹈虛真

郭太

郭太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聞。身長八尺餘。家貧。郡縣欲以為吏。歎曰。丈夫何能執鞭斗筲哉。乃辭母。與同縣宗仲至京師。從屈伯彥學春秋。博洽無不通。又審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陳梁之間。步行遇雨。巾一角墊。衆人慕之。皆故折巾角。士爭往從之。載策盈車。凡太

知之于無名之中。六十餘人皆言後驗。以母喪歸。徐釋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太廬前而去。太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耳。凡司徒辟。太常趙典舉有道。皆不就。以建寧二年卒于家。

介休林宗

行師伯彥

廬膳常虛

躬衣不掩

察觀乾象

懷珍高卷

有道之碑

揚光竹簡

益都耆舊傳

陳壽

張松

張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晏飲之間。一看便開。誦修以此益奇之。

楊子拒妻

楊子拒妻者。劉懿公女也。字恭璞。貞默達禮。有四男二女。拒早亡。敎遵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琮。常出飲酒。自與而歸。母不見。十日。因諸弟謝過。乃數責之曰。夫飲食

有節。不至流泗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禮。自爲敗首。何以帥先諸弟。

汝南先賢傳

周斐

袁安

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爲逆事。互相牽引。拘繫者千餘人。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天用災旱。赤地千里。袁安拜楚郡太守。卽控轡而行。旣到決獄事。人具錄其辭狀。本非首謀。爲主所引。應時理遣。一句之中。活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霈。歲大稔。

薛苞

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

周燕

周燕。字少卿。爲決曹掾。平囚罪不當死。太守劉度欲殺之。燕犯顏諫。至於九復。度怒。竟殺之。死後。其家人有書稱冤。使覆考。虔見燕曰。太守相負。燕自引私隱。陷人之

罪傳詣長安。當下蠶室。未至。燕乃慷慨絕命死。是葬王城之隱樹碑以旌其葬。

李宣

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寇端召表爲主簿。表不樂爲吏。於寺門中焚燒衣幘。端怒收表欲殺之。陳仲舉聞之。至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問何故。表曰。欲見寇令請足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白君。豈妄殺人。宜此還端。追問仲舉。仲舉具以語之。端乃歎曰。李宣烈士也。卽原之。

葛玄

葛玄見賣大魚者。玄謂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玄曰。無苦。以丹書紙內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卽書符着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澍。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

楚國先賢傳

張方

李善

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建武中。元家死沒產。孤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時以能治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塚。未至一里。乃脫服持劍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執俎鼎。以修祭。

應余

應余字子正。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余與太守東方養。迸力得出。賊便射。余以身當箭。被七瘡。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瘡。若身死。君全殞。歿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余不害。

文士傳

張隱

劉楨

劉楨字公幹。少有才辨。常豫魏文帝座。見甄后不伏。武帝嘗怒。配上方。武帝輦至上方。觀作署。楨故匡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乃跪曰。石出自荆山。玄岩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有含和之性。磨之不瑩。雕之不增。美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右大笑。卽日還宮。赦楨復。

署吏。

桓驎

桓驎字元鳳。伯父焉。官至太尉。精察好學。年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客。焉告之曰。吾此弟子。頗有異才。今已涉獵書傳。殊能作詩賦。爲口賦詩與之客。乃爲詩曰。甘羅十二。楊鳥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驎卽答曰。邈矣甘羅。超等絕倫。卓彼楊鳥。奕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棄年。仰慙二子。俯愧前言。

漢中士女志

常璩

衛衡

衛衡字伯梁。南鄭人也。少師事隱士同郡樊季齊。以高行聞。郡九察孝廉。公府州十辟。公車三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見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足下猶之人耳。何其在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衡笑曰。時有險易。道有汗隆。若樊季齊。楊仲桓。雖應徵聘。何益於時乎。苟無所則。尼軻栖栖。是以君平子真不屈其志。其予之徒也哉。吾何虛假之有。安扶服之敬其言也。

鄧先

鄧先。城固人也。景帝時。御史大夫晁錯。患諸侯強大。建議滅削。會吳楚七國謀反。假言誅錯。故吳相袁盎。謂帝殺之。拜盎太常。使赦七國。七國遂叛。鄧公爲謁者。入言軍事。問曰。七國聞晁錯死。罷兵不對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謀反積數十年。錯患之。故欲削弱。爲萬世策。諸侯憂之。計畫始行。身死東市。諸侯莫憚。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怨。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歎曰。吾亦恨之。武帝初爲九卿。

楊王孫

楊王孫。城固人也。治黃老。家累千金。厚自奉養。臨終。告其子曰。我死。裸葬以復吾真。但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脫之。以身親土。其子不忍。見王孫友人。邴侯諫之。王孫曰。厚葬無益死者也。夫儻財送死。今日入明。日發。此真無異暴骸中原。裹以幣帛。隔以棺槨。含以珠玉。後腐朽。乃得歸土。不可故吾欲早就真宅。邴侯無以易。卒裸葬如其言。

李邵

李邵字孟節。南鄭人也。少明經術。爲郡候吏。和帝遣使者二人微行至蜀。宿邵候舍。邵爲出酒夜飲。露坐。邵問曰。君來時。寧知二使何日發來耶。二人怪問之。邵指星言曰。有二使星入益都。後一人爲漢中太守。命爲功曹。察孝廉。遂馳名爲尙書郎。徒左丞。稍遷至尙書僕射。尙書令拜司空。又進司徒。清公直亮。當世稱名。順帝世薨。

李固

李固字子堅。邵子也。陽熹三年。以對策忠充。拜議郎。大將軍梁商后父也。表爲從事中郎。授荊州刺史。值州部有亂。至州。先友其賢者南陽鄭叔躬。宋孝節。零陵支宣。雅表薦長沙桂陽太守趙歷。辛巳。奏免江夏南郡太守孔疇。高賜等。州土自然安靜。徙太山太守。克寧盜賊。入爲將作大匠。多致海內名士。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光祿周舉。侍中杜喬。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憚。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皆蒙徵聘。轉大司農。順帝崩。太后臨朝。拜太尉。與后弟大將軍梁冀太傅趙岐並錄尙書。冲帝崩時。徐揚有盜賊。太后欲不發喪。須召諸王至。固爭不可。言國家多難。宜立長君。太后欲

專權。乃立安樂王爲質帝。質帝崩。太后復與梁冀謀所立。固與司徒南郡胡廣司空蜀郡趙戒書與冀引周勃霍光立文宣以安漢之策。閹鄧廢立之禍。言國統三絕。期運厄會。與崩之漸。在斯一舉。宜求賢王。親近不可寢嘿也。冀得書。召公卿列侯議所立三公及鴻臚杜喬。會舉清河王蒜。冀然之。奏御太后中常侍曹騰私恨蒜。說冀明日更議。廣戒從冀。固與喬必爭。蒜宜立。中興才也。且年長。識義。必有厚將軍。冀不聽。策免固。喬歲餘收下獄。以無事出之。京師市邑皆稱萬歲。冀惡其爲人所善。更奏擊之。固書與二公曰。吾欲扶持漢室。使之比隆文宣。何圖梁將軍迷謬。諸子曲從。以吉物爲凶。成事爲敗。漢家衰微。從是始矣。將軍亦有不和。吾雖死。上不慚於天下。不愧於人。求義得義。死復何恨。遂自殺。二公得書歎息流涕。士民咸哀哭之。桓帝無道。冀尋受誅。漢家遂微。政在閹宦。無不思固也。

趙宣父子

趙宣字子雅。南鄭人也。出自寒微。以溫良博雅。太守健爲楊文方。深器異之。遂察孝廉。官至健爲太守。

趙瑤字元珪。瑛字稚珪。凡七兄弟。宣子也。皆以令德著。開瑤少有公望。瑤始爲縑氏。袁趙二公相與書曰。趙瑤在縑氏。猛虎歸迹。百里均耳。叔平何難。遷扶風太守。徙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伯魚徙蜀郡。爲司空。掃吾第以待足下矣。瑤曰。諾。尋換廣漢。卒。瑛始爲青州刺史。部下清肅。徙梁相。徵拜尙書。不就卒。

李燮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父死時。二兄亦死。燮爲姊所遣。隨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傭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延熹二年。梁冀誅後月。經陽道。暈五車。史官上書。昔有大星升漢。而西捲舌揚芒。迫月熒惑犯帝座。則有大臣枉誅。星在西方。太尉固應之。今暈如之。宜有赦。命錄其遺嗣。以除此異。于是下赦。燮得返舊。四府並辟。公車徵議郎。與趙元珪。潁川賈偉節。荀慈明。張伯慎。爲友。伯慎爲潁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節與焉。京師以爲臧否。伯慎問趙元珪曰。德公所言何。元珪曰。無言也。伯慎追歎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明亦寤而止。燮拜東平相。國王爲黃巾所沒。得出。天子復封之。燮

以爲不可。果敗。遷京兆尹。時人爲之語曰。李德公父不欲立。帝子不欲立王。

穆姜

穆姜。安衆令程祗妻。司隸校尉李法姊也。祗前妻有四子。與敦觀。豫穆姜生二子。淮基。祗亡。與等憎惡姜。姜視之愈厚。其資給六子。以長幼爲差。衣服飲食。凡百如之。久與等感寤。自知失子道。謁南鄭獄。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三十斤。酒米各二斛六斗。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基字稚業。特雋。免爲南郡太守。

楊相妻

秦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十日不見。之曰。我在。汝尙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秦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不止。四珍復起。

杜泰姬

杜秦姬。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珪。有望五人。皆令德。其教男也。曰。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章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戒諸女及婦。曰。吾之妾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恩自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懃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後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州守郡。而漢中太守南鄭令。多與七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修敬。秦姬執子孫禮。

陳省妻

禮珪。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財自富。禮珪敕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遭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自

親養牲釀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母師之行者也。

文姬

文姬。南鄭趙伯英妻。太尉李固女也。父爲梁冀所免。兄憲。公季公罷官歸。文姬歎曰。李公滅矣。乃與二兄議。匿弟。變父門生王成。亡命徐州。涕泣送之。謂成曰。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得嗣。君之名義。參于程杵矣。久之。遇赦。變得還。行喪服。閔勑之曰。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以族弟幸得濟。豈非天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是。又撥禍也。奉行之。變從成。在徐州。各異處。備貨而私相往來。成病亡。變四時祭之。

趙子賤妻

韓樹南。南鄭人。趙子賤妻也。子賤初爲郡公曹。李固之誅。詔書下郡。殺固。二子憲公季公。太守知其枉。遇之甚寬。二子託服藥死。具棺器。欲因出逃。子賤畏法。敕吏嚴實。就殺之。及固小子。變得還。子賤慮變報仇。賃人刺之。變覺。告郡。殺子賤。初。樹南諫子賤。子賤不從。及臨死。許其并命。兄弟。嬖侍婢視守之。經百餘日。乃怠。曰。兄婢念

一死萬不得生。不敢復圖死也。上下以爲信然。無幾時。子幕下自殺。

梓潼士女志

常璩

文氏女

季姜。梓潼文氏女。將作大匠廣漢王敬伯夫人也。少讀詩禮。敬伯前夫人有子博。女紀。流二人。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八子。撫育恩愛。親繼若一堂。敬伯名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堂歷五郡。祖母隨之。官後以年老不願遠鄉里。姜亦常侍養。左右紀流出適。分已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爲作。裘于是內門相化。動行推讓。博妻嬖爲楊進。及博子遵婦蜀郡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之三母。堂亡。姜敕康稚。芝婦。事楊進如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官冕百有餘人。當時榮之王氏遂世興。

敬揚

敬揚。涪郭孟妻。揚文之女也。始生失母。八歲。父爲梁盛所殺。無宗親。依外祖鄭行年十七。適孟。孟與盛有舊。盛

數往來孟家。敬揚涕泣謂孟曰。盛凶惡。薄命爲女。非男比。但惡讐未報。未嘗一日忘也。雖婦人拘制。然父子恩深。恐卒狂惑。益君禍患。君宜疎之。孟以告盛。盛不納。安漢元年。盛至孟家。敬揚以大杖打殺盛。將自殺。孟止之。與俱逃。涪令雙勝出追聞其故而止。安尉二門會赦得免。中平四年。涪令向遵爲立圖表之。

博物志

張華

穿胸國

穿胸國。昔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穿胸民。

交州夷

張華

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長數尺。箭長尺餘。以燠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卽死。不時斂藏。卽膨脹沸爛。須臾焦煎都盡。唯骨耳。其俗誓不以此藥治語人。治之飲婦人月水及糞汁。時有差者。唯射猪犬者無他。以其食

糞故也。燒銅者。故燒器。其長老唯別燒銅聲。以物杵之。徐聽其聲。得燒毒者。偏鑿取以爲箭鏑。

冶鳥

越地深山有鳥如鳩。青色。名曰冶鳥。穿大樹作巢。如升器。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壘赤白相次。狀如射侯。伐木見此樹。卽避之。去或夜冥人不見鳥。鳥亦知人不見己也。鳴曰咄咄。去明日便宜急上樹去。咄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若使去但言笑而已者。可止伐也。若有穢惡及犯其止者。則虎通夕來守。人不知者。卽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其鳴。人也。時觀樂。便作人悲喜形。長三尺。澗中取石蟹。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爲越祝之祖。

徐偃王

徐偃王。志云。徐君宮人嫵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鵲。獵於水濱。得所棄卵。銜以東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蜩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嬰君徐國。後鵲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見存。

狗壘。偃王旣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己得天瑞。遂因名爲弓。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皆伏從。伏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殘害其民。爲楚所敗。逃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遂名其山爲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靈。民人所禱。今皆見存。

二小兒辨日

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日出而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曰。孰謂汝多知乎。

劉玄石

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來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

千日。

蟒

天門郡有幽山峻谷。而其土人有從下經過者。忽然蹕出林表。狀如飛僊。遂絕迹。年中如此甚數。遂名此處爲僊谷。有樂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飛僊。往往得去。有長意思人。疑必以妖怪。乃以大石自墜。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去。其人還告鄉里。募數十人。執杖搗山草伐木。至山頂觀之。遙見一物長數十丈。其高隱人耳。如籬箕。格射刺殺之所。吞人骨。積此左右。有成封。蟒開口廣丈餘。前後失人。皆此蟒氣所噓。上於是此地遂安穩無患。

續弦膠

漢武帝時。西海國有獻膠五兩者。帝以付外庫。餘膠半兩。西使佩以自隨。後從武帝射於甘泉宮。帝弓弦斷。從者欲更張弦。西使乃進。乞以所送餘香膠續之。座上左右莫不怪。西使乃以口濡膠。爲以住斷絃。兩頭相連。注弦遂相著。帝乃使力士各引其一頭。終不相離。西使曰。可以射終日。不斷。帝大怪。左右稱奇。因名曰續弦膠。

猛獸

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有獻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雖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著地。帝爲反觀。見虎如此。欲謂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越唇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搗虎面。虎乃閉目。低頭。旬旬不敢動。搗鼻下去。下去之後。虎尾下頭起。此獸顧之。虎輒閉目。

列異傳

張華

泰山黃原

漢時泰山黃原。平旦開門。忽見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繼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絕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入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牆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甚至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直。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至妙音媚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黃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爲

君婦既暮。引原入內。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穴。穴中有光照。照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六美。交禮既畢。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神人遺異。本非久居。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泣。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三月旦可修齋。戒四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期。常見空中有輶車彷彿若飛。

何文

張奮者。家巨富。後暴衰。遂賣宅與黎陽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繼。轉賣與鄰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見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黃衣者誰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也。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誰也。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彭城男子

彭城有男子。娶婦不悅之。在外宿。月餘日。婦曰。何故不復入男。汝夜輒出。我故不入。婦曰。我初不出。塔驚婦云。君自有異志。當爲他所惑耳。後有至者。君便挽留之。索火照視之。爲何物。後所願還。至故作其婦。前却未入。有一人從後推令前。既上牀。塔捉之。曰。夜夜出。何爲婦。曰。君與東舍女往來。而驚欲託鬼魅。以前約相掩耳。塔放之。與共臥。夜半心悟。乃計曰。魅迷人。非是我婦也。乃向前攬捉。大呼求火。稍稍縮小。發而視之。得一鯉魚。長二尺。

樂侯

漢中有鬼神樂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鮮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樂侯。祀以鮮菜。侯謂吏曰。蝗蟲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髣髴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即采有飛鳥億萬。來食蝗蟲。須臾皆盡。

談生

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詩經。夜半有女子。可年

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生爲夫婦。言我與常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後。方可照爲夫妻。生一兒。已二歲。不能忍。夜伺其寢後。盜照視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婦覺。遂言曰。君負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歲。而竟相照也。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永離。然顧念我兒。若貧不能自活。活者暫隨我去。方遣君物。生隨之。去入華堂。室宇器物。不凡。以珠袍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後生持袍詣市。睢陽王家買之。得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袍。此必發墓。乃收拷之。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視女冢。冢完如故。發視之。果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正類王女。王乃信之。卽召談生。復賜遺衣。以爲主壻。表其兒以爲侍中。

宋定伯

南陽宋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之。鬼言。我是鬼。問汝復誰。定伯誑之言。我亦鬼。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數里。鬼言。步行太遲。可共遞相擔。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

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惡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聽之。了然無水音。定伯自渡。漚漚作聲。鬼復言。何以有聲。定伯曰。新死不習渡水。故爾。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著肩。上急執之。鬼大呼。聲咋咋然。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下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千五百。乃去。當時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

公孫達

任城公孫達。甘露中。陳郡卒官。將斂。兒及郡吏數十人。臨喪。達五歲兒。忽作靈語。音聲如父。呵衆人哭。止。因呼諸子。以次教誡。兒等悲哀。不能自勝。乃慰勉之。曰。四時之運。猶有始終。人修短殊。誰不致此。語千餘言。皆合文章。兒又問。曰。人亡皆無所知。惟大人聰明殊特。有神靈耶。答曰。鬼神之事。非爾所知也。因索紙筆。作書辭義。滿紙。投地。遂絕。

搜神記

干寶

園客

園客者。濟陰人也。貌美。邑人多欲妻之。客終不娶。嘗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神蛾。止香草之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神女夜至。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食蠶。得繭百二十頭。大如蠶。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女與客俱仙去。莫知所如。

胡博士

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

羊祜

羊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釵。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憫。時人異之。

倪彥思

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與人語。

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言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來去。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截既設。鬼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諸神。魅乃取虎伏於神座上。吹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嫗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今當截汝屋梁。卽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即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遁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不。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自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白水素女

謝端。晉安候官人也。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爲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妻。鄉人共愍念之。規爲娶婦。未得。端夜臥。早起躬耕。力作不捨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爲異物。取以

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飯。飲湯火。如有人爲者。端謂是鄰人爲之惠也。數日如此。端便往謝鄰人。鄰人皆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以爲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不止。後更實問。鄰人笑曰。卿已自取婦。密着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人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後方以雞初鳴。出去平早潛歸。於離外竊窺其家。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入門。徑造甕所視。螺。但見女仍到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來。而相爲炊。女人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答曰。我大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愼自守。故使我權相爲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雖爾後自當少差。勤於田作。漁採治生。留此殼去。以貯米穀。常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爲立神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人以女妻端。端後仕至令長。云今道中素女是也。

賈偶

漢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

山。司命閱簿。謂吏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遂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少女獨行。文合問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姓字爲誰。女曰。某三河人。父見爲弋陽令。昨被召而來。今得却還。遇日暮。懼獲瓜田李下之譏。望君之容。必是賢者。是以停留。依憑左右。文合曰。悅子之心。願交歡於今夕。女曰。聞之諸姑。女子以貞專爲德。潔白爲稱。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停喪將殮。視其面有色。捫心下稍溫。少頃却蘇。文合欲驗其事。遂至弋陽。修刺謁令。因問曰。君女寧卒。而却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言語相反。覆本末。令入問女。所言皆同。初大驚嘆。竟以女配文合焉。

董永妻

董永父亡。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子妻。遂與之俱。主謂永曰。以錢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緣百匹。於是永妻爲主人家織。十日而百匹具焉。

東萊陳氏

東萊有一家姓陳家百餘口。朝炊釜不沸。舉甌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便詣師。師云。此大怪。應滅門。便歸大作機械。成使置門壁下。堅閉門在內。有馬騎塵蓋來叩門者。慎勿應。乃歸。合手伐得百餘械。置門屋下。果有人至。呼不應。主帥大怒。令緣門入。從人闖門內。見大小械百餘。出門還說如此。帥大惶惋。語左右云。教速來不速來。遂無復一人當去。何以解罪也。從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當之。后十日中。此家死亡都盡。此家亦姓陳。

聶友

吳聶友字文梯。豫章新塗人。少時貧賤。常好射獵。見一白鹿射之中。尋踪血盡。不知所在。餓臥梓樹下。仰見所射鹿箭著樹枝。怪之。於是還家賣糧。命子弟持斧伐之。樹有血遂截爲二板。牽置腹中。常沉時復浮出。出家必有吉友欲迎賓客。常乘此板。或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復浮仕官如顯位。至丹陽太守。其板忽隨至石頭。友驚曰。此陂中板來。必有意。因解職還家。二板挾兩

邊。一日卽至。自爾後。板出或爲凶禍。今新塗北二十里。餘曰封谿。有聶友截梓樹版擣群柯處。群柯有樟樹。今猶存。乃聶友回日所栽。枝葉皆向下生。

營陵人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卽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恨不能得往。當出戶時。奄忽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田瑛

北平田瑛。母喪。恆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密怪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瑛不聽。而合。後瑛暫入。不與婦語。婦怪無言。并以前事實責之。瑛知慙。臨暮竟未眠。衰服掛廬。須臾見一白狗。擺廬衾服。困變爲人。著而入。瑛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殺之。婦羞愧病死。

梁文

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卓

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髯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殺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安陽書生

安陽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輒殺人。書生乃過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後宿此。未有活者。書生曰。無苦也。吾自住此。遂住廡舍。乃端坐誦書。良久乃休。夜半後。有一人著皂衣。來往戶外。呼亭主。亭主應曰。諸亭中有人耶。答曰。何者。書生在此。讀書適休。未似寢。乃暗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幘者。來呼亭主。問答如前。既去。寂然。書生知無來者。即起詣問處。效呼亭主。亭主亦應諾。復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問向者黑衣來。誰曰。北舍母豬也。又曰。冠赤幘來者。誰曰。西鄰老雄雞也。汝復誰也。我是老蠅也。於是書生密便誦書。至明不敢寐。天曉。亭民來視。驚曰。君何獨得活。書生曰。促索劍來。吾與卿取。

魅乃握劍。至昨夜應處。果得老蠅。大如磬。毒長數尺。西家得老雄雞。北舍得老母豬。凡殺三物。亭中遂安靜也。

謝非

道士丹陽謝非。往石城治買釜。還日暮。不及家。山中有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劫奪。其釜意苦慍慍。不安。夜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諾。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嘆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是誰。銅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鼈。汝是何等物。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鼈之輩。徒費酒肉祀之。急具錘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並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陳斐

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愁不樂。將行卜。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卜者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

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卽臥思放伯裘之義。不知何謂。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便以被冒取之物。跳踉匍匐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鬼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府君能赦我。當深報君耳。斐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守。魅曰。我本千年狐也。今字伯裘有年矣。若府君有急難。若呼我字。當自解。斐乃喜曰。真放伯裘之義也。卽便放之。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明日夜有擊戶者。斐曰。誰曰伯裘也。曰。來何爲。曰。白事。北界有賊也。斐驗之。果然。每事先以語斐。無毫髮之差。而咸曰。聖府君月餘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旣而懼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伺旁無人。便使諸侯持杖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卽呼伯裘來救我。卽有物如曳一疋絳。劇然作聲。音伏地失魂。乃縛取考訊之。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禮。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卽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効微力。猶用慙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猢猻 又見博物志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猢猻。一名馬化。或曰。攢伺道行。婦女年少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不敢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楊。率皆是猢猻馬化之子孫也。

吳與田父

吳與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歸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往。父憂恐。兒爲所困。便自往。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積年不覺。後一節過其家。語二兒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白父。父大怒。師便作聲入。父卽成一老狸。伏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真父也。改殯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忿憤。

亦死。

東郡民

漢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旬旬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輒失子。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伺之。果復來。發聞聲。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闔以杖擗之。至久。於室隅聞有呻呼之聲。乃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狀貌頗類於獸。遂周問及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猶以爲此翁。

章荷

吳興章荷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荷遂以鉞叉之。蛇走。荷逐之至一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付雷公令霹靂殺。須臾雷雨霹靂覆荷上。荷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是無知雷公。雷公若來。吾當以鉞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於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臧仲英

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有塵垢在焉。炊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中起。衣盡燒而篋篋如故。兒婦女婢使一旦盡亡。其鏡數日後從堂下投庭中。言還汝鏡。女孫年四歲亡。求之不知處。二三日乃於園中糞下得之。若此非一。許季山卜之曰。家當有青狗。內中御者名蓋喜。與共爲之。誠欲絕之。殺其狗。遣蓋喜歸鄉里。從之。遂絕。仲英遷太尉長史。魯相。

王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數有怪。使管輅筮之。卦成。輅曰。君之卦當有一賤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大小共視。須臾便去。又鳥來入室。與燕鬪。燕死。鳥去。有此三卦。王基大驚曰。精義之致。乃至於此。幸爲處其吉凶。輅曰。非有他禍。直以官舍久遠。魍魎魍魎共爲妖耳。兒生入竈。宋無忌之爲也。大蛇者。老書佐也。鳥與燕鬪者。老鈴下也。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亂也。萬物之變。非道所止也。久遠之淫精。必能之。定數也。今卦中不見其凶。故知假託之類。非咎妖之徵。昔高宗

之鼎。非雉所雉。太戊之階。非桑所生。然而妖並至。二主俱興。安知三事不爲吉祥。願府君安神養道。勿恐於神。姦也。後卒無他遷。爲安南將軍。

張璞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懼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閭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臥使妻沈女子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既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己女。及得度。遙見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李憲

龍舒陵亭有一大樹。高數十丈。黃鳥十數巢其上。時久

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綈衣婦人曰。我樹神也。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袁術劉表相攻。龍舒之民皆流去。唯憲里不被兵。

度朔君

袁紹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人士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卑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吾昔臨廬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

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匹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胡閭。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麕。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太祖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奔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

文穎

漢南陽文穎字叔長。建安中。爲甘陵府丞。過界止宿。夜三鼓時。夢見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於此。水來湍。墓棺木溺漬。水處半。然無以自溫。聞君在此。故來相依。欲屈明日暫住。須臾幸爲相遷高燥處。鬼披衣示穎。而皆沾濕。穎心愴然。卽寤。訪諸左右曰。夢爲虛耳。何足怪。穎乃還眠。向晨復夢見。謂穎曰。我以窮苦告君。奈何不

相愍悼乎。穎夢中問曰。子爲誰。對曰。吾本趙人。今屬汪芒氏之神。穎曰。子棺今何在。對曰。近在君帳北十數步。水側枯楊樹下。卽是吾也。天將明。不復得見。君必念之。穎答曰。諾。忽然便寤。天明可發。穎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過。左右曰。亦何惜。須臾不驗之耶。穎卽起。率十數人將導順水上。果得一枯楊。曰是矣。掘其下。未幾果得棺。棺甚朽壞。沒半水中。穎謂左右曰。向問於人。謂之虛矣。世俗所傳。不可無驗。爲移其棺葬之而去。

盧充

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射獵中之。麕倒而起。充逐之。不覺忽見道北一里許。高門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麕門中一鈴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襪新衣。曰。府君以遺郎。充着訖。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爲君索小女爲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跡。卽歔歔無復辭。免便教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粧嚴。卽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粧嚴畢。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旣至。女已下車。立席頭。却共拜時。

爲三日給食。三日畢。崔謂充曰。君可歸。女生男。當以相還。無相疑。生女。當留養。敕內嚴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轎車。駕青牛。又見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投一襪衣。與充相問曰。姻援始爾。卽別甚悵。恨今故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母見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充臨水戲。忽見旁有轎車。乍沉乍浮。旣而上岸。同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碗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耀霜姿。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碗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入市賣碗。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卽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敍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碗著棺中。可說得碗本末。充以事對此兒。亦爲悲咽。齋還白母。母卽令詣充家迎兒。還諸親悉集。兒有崔

氏之狀。又復似充貌。兒碗俱驗。姨母曰。我外甥也。卽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歷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南越記

沈懷遠

懶婦

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化爲奇獸。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習懶之性不革也。今安平七源等州。蚬俱有狀如山猪。而小。喜食苗田。夫以杼軸之類。掛于田頭。則不敢復近矣。

魏晉世語

郭頥

劉放孫資

劉放、孫資共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中書監劉放中書令孫資。

林琴南先生譯

三角五分

BC

42